



編按

1996年，台灣舉行史上第一次總統直選，李登輝贏得壓倒性的勝利。這是過去幾年來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高潮。然而，在大選前，中國對台海試射導彈。但顯然只有反效果，甚至更強化上述兩個趨勢，成為配合這場高潮的戲劇性演出。

台灣篇

1996年3月，李登輝以54%的高支持率，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。在那一場創造歷史的選舉中，台灣人民用選票來對抗中國的導彈威脅，順利地跨過邁向民主的最後一道門檻。李登輝站在個人政治生涯最高峰，「人民來做頭家」的說法廣為流傳，「經營大台灣、建設新中原」選舉口號也成為最主流的國家認同。歷史上，從沒有一位華人社會的領袖需要風塵僕僕到處下鄉，懇求人民的支持，而且還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。

台灣人的悲哀

蔣經國突然去世後，沒有人看好這位在「蔣經國學校」的乖乖牌見習生。誰也沒有想到，李登輝逐步地建立其領導地位。確立黨內的權威只是政治生存的必要條件；要成為真正的民主總統，這是一條連蔣經國都沒有走過的道路。

果之一，被排除在權力體制外的本省人期待「台灣人出頭天」。李登輝作為第一位的本省籍總統當然深知這一點，這也是為何他的「台灣人悲哀論」激怒了外省權貴菁英。李登輝推動政權的本土化，在一些從來沒有出現過本省籍人士的職務，他打破了族群歧視的成規。李登輝也試圖以新的文化認同來彌合族群對立的傷口，「生命共同體」即是這樣思維下的產物。李登輝指派湖南子弟宋楚瑜擔任台灣省長，讓他到處以台語、布袋戲與中南部鄉親博感情，也許就是他所設想的「新台灣人」。

在李登輝主政下，公民社會逐漸從戒嚴時期的沈睡中清醒，各種社會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，社會力的動員程度已非蔣經國時期所能比較的。某些要求重新分配經濟資源的社會運動（例如工運、環保運動）是他所不能接受的，因此政府對於這類社會運動的回應是被動的

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22

■何明修（台大社會系副教授）

第一任民選 總統李登輝

本土化、民主化與社會改革



李登輝透過民主化、本土化、與社會改革完成了這項不可能的任務。

台灣民主化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民的要求；蔣經國解除了一些早就過時的禁令，但是真正的制度建立卻是在李登輝

；但是某些社會運動卻有助於他所期待的民主改革，受到政府部門積極扶植。

台灣的社區運動一開始是自發地在各地萌芽，李登輝認為新的社區意識是落實「生命共同體」最好的方式，因此



▲中華民國首次民選總統候選人辯論會，當時候選人陳履安（由左至右二）、林洋港、彭明敏皆參加這場歷史性的盛會。（本報資料照片）

文建會開始推動一系列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。同樣地，不滿粗廉教育品質的家長與學生發起了一波波的教改運動。在94年的四一〇大遊行之後，李登輝指派李遠哲來從事教改的審議工作。在社造與教改中，李登輝都是重用自由派的知識分子，採納體制外運動的訴求，試圖改造舊國民黨的統治基礎（地方派系、教育官僚）。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，李登輝不惜與魔鬼打交道。每次選舉都成為輸不起的政權保衛戰，國民黨越來越依賴靠著買票與人情綁樁的地方派系。黑道分子也公然混進入政壇。在經濟上，新的黨國資本主義也在形成。民營化、自由化政策讓一些與國民黨關係匪淺的財團獲得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他的門生劉泰英則扮演起「地下金融沙皇」。

族群壓迫是戰後威權統治的嚴重後

文建會開始推動一系列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。同樣地，不滿粗廉教育品質的家長與學生發起了一波波的教改運動。在94年的四一〇大遊行之後，李登輝指派李遠哲來從事教改的審議工作。在社造與教改中，李登輝都是重用自由派的知識分子，採納體制

外運動的訴求，試圖改造舊國民黨的統治基礎（地方派系、教育官僚）。

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，李登輝不惜與魔鬼打交道。每次選舉都成為輸不起的政權保衛戰，國民黨越來越依賴靠著買票與人情綁樁的地方派系。黑道分子也公然混進入政壇。在經濟上，新的黨國資本主義也在形成。民營化、自由化政策讓一些與國民黨關係匪淺的財團獲得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他的門生劉泰英則扮演起「地下金融沙皇」。



▲李登輝曾發表「兩國論」而引發兩岸危機。

（本報資料照片）

李登輝的兩個靈魂

在當時，李登輝現象即是台灣最大的政治謎團，不同人提出不同的解讀。與其說這些解讀反應了李登輝複雜的人格特質，不如說透露了不同陣營的憂慮與期待。在《李登輝的一千天》中，周玉蔻將他描述成爲忠黨愛國的改革者。在統派人士的眼中，李登輝就是走「獨台」路線，與正宗的台獨分子一搭一唱，他們也沒忘了他有參加共產黨讀書小組的「不良前科」。民進黨則是驚訝地發現，他們的政策主張都被李登輝偷走，還成爲國民黨爭取選票的工具，從加入聯合國到老人年金都是如此。

李登輝的魅力是如此強大，民進黨甚至在96年都推出了與他背景十分相似的彭明敏來角逐總統大位。號稱激進的知識分子也不知道要如何分析這個現象，他們從英國左翼論述得到了靈感。如果說英國的保守黨是「威權民粹主義」

，那麼台灣的國民黨就一定是「民粹威權主義」，言下之意是你倒著看柴契爾夫人，就會看到我們的阿輝伯。

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格特質讓他登上最崇高的歷史舞台？林濁水說，李登輝是不斷地擺盪在改革理想與權力之間的「浮士德」。李登輝的理想很可能來自於歌德的文學與貝多芬的音樂。他受到日本教育的他所仰慕的精神。李登輝期待看到一個充滿博愛精神、個人自由的台灣，但是這種境界卻與日本的殖民統治與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相壓制的。另一方面，李登輝也深知「待杜鵑啼叫」的德川權謀之術，爲生存的目的，一切手段都是可以採納的。

就如同歌德筆下的浮士德，李登輝的兩個靈魂在其心中展開激烈的對峙。對於命運多舛的台灣而言，兩面性的李登輝是那個時代的最好選擇，即使他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之後的今天來看，這個評價也是被普遍接受的。